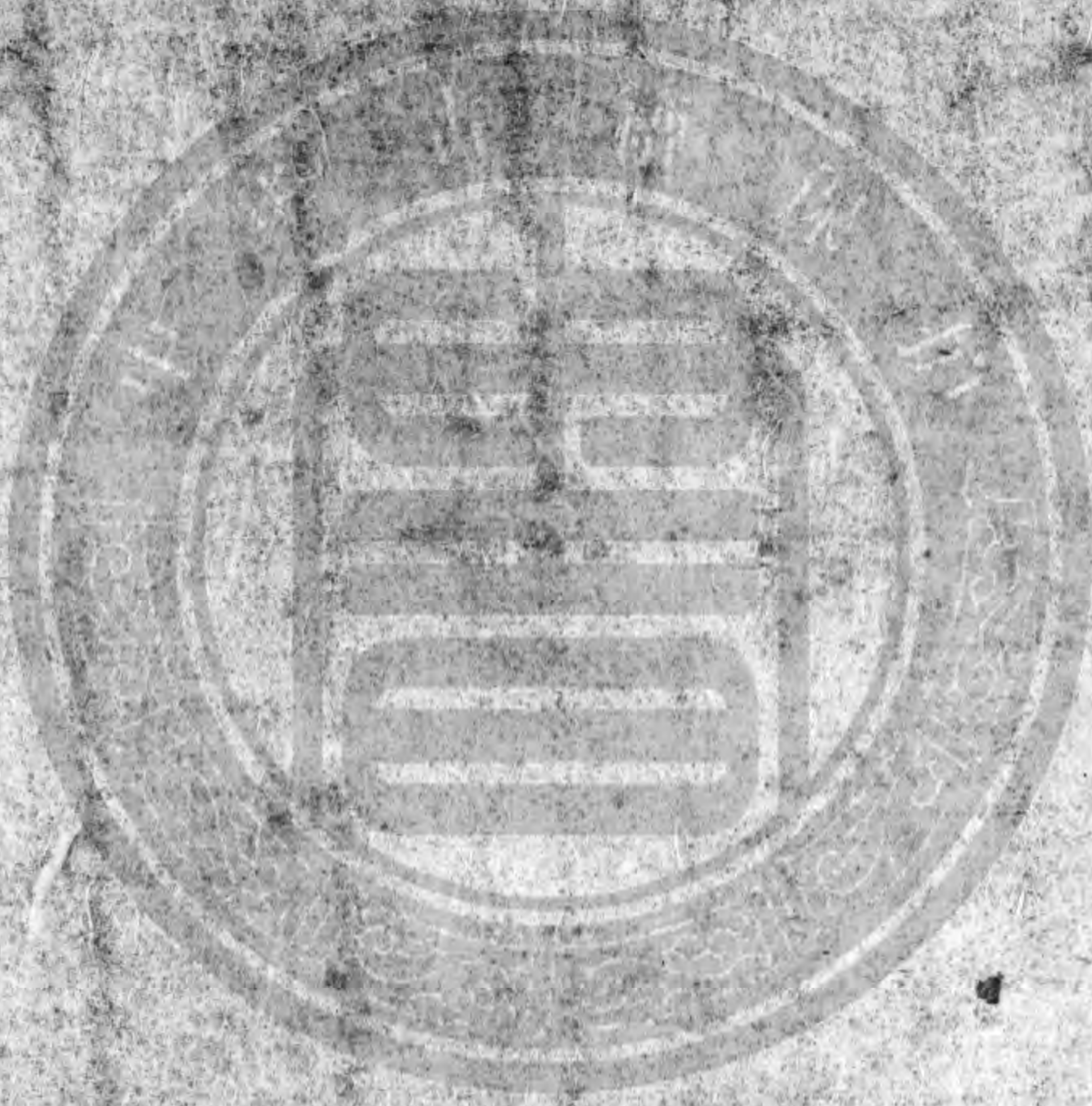


65433



由拳集卷之十二

東海屠隆長卿著

序

沈嘉則先生詩選序

不佞覽觀赤縣神州吊古豪傑益私心誠咨嗟慨
歎之焉則竊疑河嶽英靈之氣天或者歆私於法
壯西壯土厚而其氣雄渾故其民博大而深沉若
青齊燕趙若關中太原古振世豪傑之產徃徃而
在無論媼妣姬孔即如文章家稱不朽者亦率皆



其產無論古昔即如空同大復兩先生又西北人
嗟嗟吾東南之美信徒竹箭矣乎是東南之羞也
吳越金陵王氣道走姑蘇下大江經會稽而盤礴
於甬東甬東者西枕會稽東俯滄海故越王勾踐
之墟地不壯於此矣大風之所震湯四長波之所
激歟氣不烈於此矣謂宜有振世豪傑主其間命
今當世而照耀來茲與青齊燕趙關中太原相等
將可笑至歷千百歲無之即有之非其至者嗟何
以故乃近者靈氣攸降人文稍稍出焉司馬公主

盟於藝壇沈肩吾馳轂於金馬君房箕仲高視於
青紫嘉則絕出於布衣後來之雋龍變雲蒸指殆
不可以一二公也而莫不力追遷固氣吞曹劉六
代而下所不齒也蓋雅道勃勃興起矣迺諸君所
到皆傑然名家乃嘉則先生者當何以云哉先生
才竒甚少為博士諸生所操博士家言好麾斥常
調而高自出奇以故有司得之輒茫然不省其云
何坐是竟連蹇不第世宗皇帝特嘗後胡少保行
間為書記少保才先生待以國士少保死先生遂

挾筴走湖海往來吳楚閩粵間先生少年肯才思
敏博能對客揮長句落筆百韻不止咸蕭灑出塵
轂名以是大譟及歷覽天下佳山水結交海內豪
傑遂以盡文章之大觀所造益精而所得益艱往
往悔其少也矣方先生從少保嘗余少不解事稍
長後諸大夫士遊而先生又多在湖海間故余雖
嚮慕先生先生亦且知東海有屠生也者而絕不
相聞一日晤先生於張司馬公所一見把臂驩如
平生遂連宿先生齋中先生盡出所為諸藁讀

至漏下五鼓不休如登西華山下睇黃河若帶踞
泰山臨竭石而瞰滄海曾不盈睫焉蓋宵然喪其
六合矣始先生名滿天下天下士大夫無弗稱先
生者而余猶強項不下至是始豁然心折先生願
壯面稱弟子云夫今世脩文之士滿宇內用力勤
矣或不自得自得矣或不見大見大矣或不致精
致精矣或才情不傳合薄收頌史之譽而終滅萬
世之名天刑之安可解也乃同志之夫又法司馬
子長詩法漢魏樂府樂府而下法盛唐以是古卑

今則人人能矣乃取之博大而出之無窮挹之流
長而運之神應所謂一代摠統之才者竊以謂先
生是邪非邪今人學子長尺尺寸寸求之字模句
倣惟恐弗肖循墻而走踟躕不得展步而先生歌
後容出之若不經意即言之皆若出自太史公口
吻中譬譬如庖丁之技操刀而立踣踣四顧何勇也
今之擬樂府者徒得古樂府之字句耳先生不屑
屑於擬古而春容璀璨即言之無不作漢魏聲五
言古詩公出自机杼而富才効力自令鮑謝却走

若先生之於唐音尤偃倭丈人之承蠅掇之而已
矣而尤長於七言古詩蓋海內稱獨步焉王元美
謂先生布衣之傑嗟乎先生獨傑布衣也典哉先
生嘗後酒中大言曰世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李
如春艸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
如堪輿中然大山喬嶽長河巨海纖章穠華怪松
古栢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不有也吾當李則顏
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錯愕余蓋有味乎其言之也
先生先登藝壇之上奮臂一呼千夫同声即海上

諸君子犁然蔚起乃先生建標之力何可誣也而
令四明增而高大海增而深東南之美遂與青齊
燕趙關中太原爭雄長豈不盛哉昔班孟堅作漢
書傳武仲猶然笑之揚子雲法言信其又傳者桓
君山一人而已夫兩生之文同昔者有識有不識
乃皆閭沕當昔而顯灼後代矧先生為世人譽濟
南生汪伯玉吳明卿徐子典王元美兄弟皆以才
自雄傲睨一代視海內空無人而歎推轂先生此
其人可知矣即不佞言無當然不佞非諛先生者
也今具篇章其在正法眼者第觀之須何有於不
佞言先生命其後子箕仲選先生詩為詩選若干
箕仲之選精矣而先生屬不佞序之夫先生之集
不朽不佞得以文字持名其間亦且不朽不佞之
微惠於先生大矣

壽稷丘先生八十序

稷丘先生者沈箕仲九疇之尊大人也不佞觀於
稷丘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也先生蓋所謂篤
行君子先是先生家貴用饒已而居貧則以弟妹

子女多故先生眎子女不後於其身眎弟妹不後於其子女母王夫人為後母先生事其後母王夫人不異其所生母身所自奉衣食取苟具而以其美者進之王夫人及其弟若妹子若女家人或習閒適弗自力率一切置不問而歎身當操作或謂之曰君良苦而家人多矣彼各不有命耶人生几何而胼胝黧黑兀兀窮年且弟妹之與子女孰親乎而蚤自異猶可為富人居而不蚤自異而奈何獨以一身當勞苦先生曰家不幸就落所身當歎

有余尔余則不勞誰當勞者弟妹子女吾以為皆一體吾又安能知其孰親而蚤自異貧富大尔吾又安能燕粵其家之人而求為富人居謹謝長者其好勤勞食力篤厚天倫不愧如此所居中林田廬墻圃相屬先生日課傭保治田圃而或與雜作率先之暇則手一編起遶舍前後徐行口呶嚶微吟古詩文登望四野遠近綠油油然如沃以此自老少讀書知大義明於世務在布衣絕口不談世務曰吾藿食者爾安事肉食語彼肉食者鄙不鄙

吾何知而以布衣口嘒嘒從諸大夫譚不亦左乎
 教其長子九韶業儒九韶病疴廢業又教其仲子
 九疇九疇以諸生才名蔚起吳越間寢々取上第
 榮名矣而先生又置不問曰吾教兒子讀書能為
 人尔吾又安能知上第榮名完真抱一弗與外事
 與人處廊落無他意人或以機事進先生曰乃翁
 抱甕灌園者尔何知機事鴻荒以還渥沌既鑿人
 懷城府巧詐橫生九疑百折匪直地險由人心生
 矣而余獨抱朴以遊於世世且以為愚公谷之人
 奚而不可且吾不能詭人人亦柰何能詭豕世以
 是益多先生稱為長者余鄉中林沈氏出自吳興
 六朝而下代胥聞人稱盛矣乃中林其先未甚盛
 盛之自今日始若嘉則箕仲肩吾長孺諸君皆世
 所號稱魁壘雄傑之夫行能顯名當世為聞人盛
 甲天下今天下誠不乏才願夫若諸沈纍々然者
 寧有二矣不佞嘗一再過中林山川無大奇即何
 以能有此諸沈哉則得之稷丘先生云不佞觀天
 地之生大物也夫物非能自大則深沈盛鬱之氣

為之沃土上腴寔生梗柎蛟龍之生也蓋又有大澤矣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夫物大者未有以薄殖者也今諸沈之壘乎方駕而起而聲相切而武相望以翕翫一肯此非又得之山川則其前人啟龐好脩薄收之身而厚遺其後之人其所底藉者深也所互藉者深以有顯人令聞長世不亦宜乎故曰觀於稷丘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也諸沈氏典不佞隆輩用文學起為豪舉好操柁鉅舍然自放而散薄樸邀小儒拘攣俗學而飾性命之談以護其所短先生弗是也亦弗禁蓋所謂完真抱一而弗典外事者此其天性先生今季八十高矣是為萬曆五年丁丑會九疇典不佞隆並登進士第九疇一日過不佞隆請曰家大人茹荼慕教兒子九疇董有立今年家大人春秋八十而適九疇成進士乃始通籍都下不得東具卮酒為壽神憫之動矣將徼寵靈於吾子吾子寔知家大人深幸圖之不佞隆因繫之感焉曰隆家胥老

母明年且八十倘得就小吏四方迎養老母上為
明天子牧養元而下伸烏鳥之私不佞隆之所
大願也明年余將乞言於子即今者隆惡得無言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
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
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
歌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
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和

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上而
不宣然人不歌好和聲哀聲哀聲至於今不
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
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
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
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
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則詩漢魏詩
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
何為詩道其亡乎送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

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為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耿小也

舊集自叙

今學士譚詩文者何其書虜戰方內哉腹不甯先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呶嚶稍以音節輒麥口而薄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搖上乎蹈忽荒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言幾何其大者才寥寥數篇而而今學士往也富極千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獵眾体及其卒也無當一家即奚論众体矣而災日月為山川羞後世且遺迹棄之則古人非拙也今學士用諸生譚稅起家朝釋帖嗶莫為詩歌肖何速乎身歿而集出也且克棟矣其高者蟬蛻諸生豎向古人務作壯語厚自標表目為雄才高天大海不災乎余自總角學伊吾時有所得多棄而不收思為大物矣今存者什不當

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為客
語屠子曰往予與客論詩文于京師則古證今甲
是乙不此瑕彼瑜歟所彈歟言亦矣而持論卒無
定子知詩美與惡典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
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邪夫物有萬品要之乎適
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青日出山川晶
晶六合曠朗黝黑霹靂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
豁訝其狀異矣今夫閭風之上泰山之巔鴻蒙起
忽萬里几席陰崖巖谷下臨千仞紆迴瀕洞龍蛇

鬼神宵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蕩入
幕天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
之間滄泓澆灑浸日星鑑須眉小大易觀矣今夫
鄭衛之郊邯鄲之道茸茸者艸和華灼灼邪歌懷
春之章稱夕藥之詩則可謂至麗而方瞳綠睛之
夫采芝茹松剝形息景叩大石而訝履嶢嶠而遨
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縞衣綦中文質整盪矣
洪鐘鼉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弗適也夫當之
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灑然以適

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由
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金
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媠而哀思響越而瀏澆亦
快人矣美與惡与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
則驩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
沉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新
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
元夫宋人亦若是矣此適不適之辨与即余之作
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
又安能知之

贈陳伯符奉命歸娶序

萬曆丁丑陳子成進士奉命歸娶則春秋十九尔
陳子之奉命歸娶也都人士嘖嘖中豔之胡然乎
陳子才也才少而成進士也成進士而歸娶也歸
娶而奉命以行也是都人士之所為嘖嘖中豔者
也成進士有不必才者矣而陳子才才有不必少
者矣而陳子少才且少有不必成進士者矣而陳
子成進士而歸娶而奉命以行豈不亦世之盛美

罕觀者哉頌不佞之所為中豔陳子者不在是陳
 子以萬曆丙子歲與不佞同舉於鄉今年成進士
 又同陳子十九介其所為公車奏牘頌湛鬱爾雅
 蒼然色也至譚國家善敗之數洎諸種種皆務又
 大氏智計深長欵欵謀國石畫主者得之謂是必
 夙學以啓牘則少年乃大相視歎詫於是才名藉
 藉課都下都下諸公爭識陳子人謂陳子必豪少
 年負氣而陳子殊不豪少年負氣蓋噉噉磬折諸
 公間其中耿介毫不苟而外為共穉身人不忤惟
 其適而已處事不膠惟其當而已以是遊於世
 無難也不佞益視陳子十五年長而處世不逮陳
 子遠甚矣昔賈長沙王子淵皆少年稱俊才率不
 免浮華跌宕之氣而陳子長厚不啻老成人若爾
 豈不難哉不佞之所為中豔陳子者以此陳子歸
 可謂衣綉書行矣光動里閭里閭且又嘖上中豔
 陳子不佞頌陳子益自廣其無徒取光榮里閭也
 與哉

贈楊君令益都序 代作

日孝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太原楊君而立以經術起家萬曆丁丑進士拜益
都令將行過不佞問政曰植不肖幸藉先生寵靈
通藉於朝為令則亦惟是不肖之故願安所能為
植懼廢墜厥業以忝門下將若之何不佞曰夫仕
奈何薄令哉令奉 天王之命長一邑一邑之事
皆關白令事有不關白令者皆得操 天王之法
議其後矣貴臣藉寵靈於朝可願指百僚而乃歸
倪而聽於令無敢橫即橫以法裁之易尔市井豪
椎埋為姦力折千夫莫有詰者而令走一二厮隸
以鞭箠使之如驅孤豚又諸編民老少婦子沾危
痼瘵煩冤鬱苦罔不朝夕仰而待命蓋不啻農夫
之望歲也士起布衣朝拜官而志意可夕行者惟
令尔仕奈何薄令哉願不佞私計之令宰制一邑
舉手搖足即境內視以禍福焉政令之行有如抱
鼓其所伸縮展厝非持之至公不可吾之頗僻起
微芒而彼下之受之者已盈于尋丈一不當而頗
政行于一家即一家之人悲愁嗟嘆矣頗政行於
一邑即一邑之人悲愁嗟嘆矣此尤其顯者有姑

息疑于仁怒趨走疑于通方刻核疑于威明闐茸
疑于長厚有一于此皆黔首之患也此尤其在我
者政令之行有上之人以為賢而下以為不賢有
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以為不賢吾以為上則下不
堪以為下則上不堪下不堪則德義不脩而令之
職廢上不堪則名譽不起而令之職亦廢令獨奈
何而可易為也雖然亦顧人為之而已今夫涉者
亂流而渡則其所以為患者非風濤也操舟而謹
維楫蔑不濟矣其有不濟者天乎天吾奚憾也射

者不志於的中無幸矣志於的矣有不中者不遠
也為令而兢上循法守謹官戒上之敬共主命而
下之顧畏民器蚤夜以思庶幾其為賢令如是即
不幸而得過必小上且亮焉藉令蔑視其上下而
從欲以逞其誰能堪之故吾無患為令難為賢令
難也楊君為益都益都固古青齊大國往牒所稱
車擊轂人有摩者也今其繁華沃饒雖讓往昔其
為冗劇可知也又古稱齊人好詐青社之間其闢
鷄走馬樗蒲蹴鞠用豪華為姦利者安知視昔不

由李集 一 卷之十一
百有一存者乎則楊君獨奈何以治之也仁而不
柔通而不詭嚴而不刻厚而不阿而又出之忠誠
操之粹白何齊之弗可為矣楊君德器深湛蓋有
道君子也為益都吾且奚患哉

贈徐君令海陽序代作

姑蘓徐君維嶽起家萬曆丁丑進士出令海陽海
陽者嶺以南劇邑固賢喆展布之資也世人不達
往^上中豔內僚謂內僚無所彈壓不至磬折奔在
監司間貴倨矣而濰州縣之役為勞人且不見尊

貴嗟^上士君子涉世何論勞逸即奈何用尊貴為
資哉彼都人士方屈首白屋之下覽觀古今馳騁
書史或抵掌譚當世之務則以為天下事可迎刃
解矣然皆非得于身所涉歷而以意揣摩之者也
夫以意揣摩之是不登九折之峻不泛大海之深
而言高深者也空言鮮實矣及一朝起迺布衣為
王官幸而叨內僚依輦轂文奉侍從之臣待詔金
馬鋪張鴻烈諫諍之臣出入禁闥拾遺補過則既
可謂榮名茂伐矣而後事州縣者分 天子咫尺

之符出而宰制一方彼一方黔首環而待命受約
束窺喜怒望靈爽希恩澤何令弗行何禁弗止何
威弗宣何德弗布朝行一政莫而及民矣莫行一
政朝而及民矣吾且為言公吾且為文翁吾且為
龔黃卓魯一展厝尔即有所彈壓然以彈壓故而
令掣肘不得逞所願欲為循良世寧多見乎又多
閒于世故諸糾禁助勅細大靡捐皆其身所閱歷
而經營其所閱歷者多則其閱見博其所經營者
久則其取神固故無論不辨則縣之事辨無不辨
者矣無論不能州縣能其官無不能者矣登九折
之峻泛大海之深將疇者復為高深乎由此言之
州縣奚而左於內僚也不佞觀徐君雋爽瀕洞益
豈弟長厚人而又平居鄭重不輕發遇事且捷若
矯矢則其為海陽可知也抑不佞猶有說焉為令
長者羣百里之人而願指稟教令不敢貳即其喜
怒易逞也一人儼然臨於其上徒平吏胥羅列其
下魚鱗張皇小民脅息扶伏即其沉寃不易達也
貴勢族鉅者里閭之豪有力者或姦利積於丘山

曰孝集 卷之三
一
吏至不敢詰狡猾之胥盤結積蠹舞文玩法
肆為侵牟而閭閻至吞聲不敢出口故御門以內
弗逮於寬政以禁姦也御門以外弗逮於苛政以
廣慈惠也平易以拊循元元也威力以鋤強橫也
斯其大者也徐君豈弟英明其罔不辨矣庖丁之
拔提刀十九年如新族於斲夫十九年猶新族於
斲方其新族何可當也從此十九年而注卜諸此
矣徐君其勉之

壽李翁六十序

夫呶呶貧賤固不若磊磊富貴古之賢豪大人苟
非顏回原憲而徒跼蹐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以
稱揚哉蓋昔者太史公嘗崇勢利而羞貧賤夫勢
利何足榮謂其磊磊富貴者也貧賤何足羞謂其
呶呶貧賤者也元龜霸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
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為賈豎小節耳不知此亦
英雄長策之餘也世有操竒贏市肆終身而猶然
窶人子者非猷數竒念或其智計淺矣余姻李翁
束髮遊京師後大俠酒人放浪樗蒲蹴鞠之場蓋

其少年時豪甚已而乘巨艦出五湖依鴟夷子故
事即策賈成敗無不奇中者會亦有天幸不十年
而手致數千金願布衣飯脫粟質任自然不以貴
雄里中兒而昔與故人賞客箕踞豪飲酒後耳熱
投壺射覆恍慨欬咤四座生風居然五陵豪又儻
葛善施而謬為繼嗇嘗出千金潤故人賓客而浮
怒娖罵之人不見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財府怨
平生不作兒女子仁媚人而人亦無有甘心於翁
者此其智計豈淺小哉今得當長頸烏喙之主無
幾佐會稽下風而乃後以英雄長笑用之刀錐米
鹽間則所遇異也李翁三丈夫子中子之文椒
雅儒生而孟季則豪舉有父風三子者其器局不
同皆賢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日
廼翁六十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得典賓客奉觴
之列乃遙申此章為翁壽願不佞無能游揚翁夫
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壽黃翁七十序

夫黃先生者可謂高曠玄朗者也士業已屈首授

書即思經營天下其早上者馳騁於榮利之場名
殖厚享內以媚其妻子而外誇里閭此無論高者
砥厲崇階上伐以為脩名而託竹素或竭天下之
力以徵厚俸而軒舉鴟張投机違會殫心勞形至
皓首窮年而不知止此非不鴻鉅為世丈夫其於
性命之理曷與焉黃先生以貲為郎丞鴻臚留都
贊 國家典禮文采表於世矣循是而應敷中外
踐登華要即無論榮利以彼其知計脩名上伐無
難致者先生顧志輕珪組心慕雲壑玄髻乞身東
營莢裘海上日與諸賢豪長者釣遊鯉弋高鴻彈
琴歎歌而咏先王之風歲時伏臘置酒張筵作大
雅之會詩取適性靈而止不以雕虫之技苦心勞
形酒德不甚深而三爵冲融居然綺皓何至倒接
離豪飲哉其於世味泊如也又以行義高於一鄉
郡大夫虛左鄉祭酒之位者踵接也即古之表通
德門稱鄭公鄉者先生不媿焉夫世味薄則純德
守勞勩太則天和全行義高則基垣厚逍遙放則
神明宅以是而託於萬形之間何往而不得其所

曰壽集 卷之十一
高曠玄朗者哉不佞某與先生有昏姻之好其子某君弘達而溫夷有先生風如漢萬石君家稱世篤行長者不佞某有咨嗟豔慕焉於是先生春秋且七十而某為之敘夫不佞某之涼德烏能稱揚先生哉

壽江太夫人六十序

夫婦德難哉丈夫子覽觀古昔彼其中多有概於達人獨行後寡廊之規而操介特之標岸然矯俗為衆庶規倘非其好以或以為名高老也非以為名高則其見至也夫婦德難哉平居不習見往牒鴻錕其見不越乎家人來鹽絲絮間願安所得高羨而稱之婦行高羨非得之習見蓋其天性然矣太夫人者姓某氏余年伯新都江先生夫人同年涖君東之母也夫人十六歸江先生歲食貧夫人相先生事其姑某夫人曲盡孝養寧夫婦饘粥不備而不忍一日不備某夫人甘毳先生居鄉好忼慨赴人之急為高行不以貧為解夫人提德彖典先生相砥勸無所苦嘗收先人遺責於姑熟之姜

姜氏隣富人欲兼姜氏室則陰持其事說先生
令急之急之則姜氏坐困其家且折而入於富人
先生謝曰奈何傾人以自封殖吾寧無責不可令
姜氏無家遂棄責歸夫人殊喜行義當如是矣諸
兄弟坐貧先生罄產資諸兄弟逐什一之利諸兄
弟賞用稍饒而先生日益困夫人處之怡然謂先
生曰君家伯仲故自不給君實罄產為諸伯仲地
君之不給則亦惟是諸伯仲之故今諸伯仲誠事
不乏絕君即有不給其奚傷其又安能枵腹其家

之人而厚自擁其富饒蓋未嘗怨言德色諸妙間
此尤人情之所難哉世恒稱慈母夫人即慈不以
煦嫗姑息畜其諸子務朝夕教督引之德義江君
自甲子舉於鄉願連蹇不第者十年有奇意邑上
不自得夫人呼謂曰兒來兒患不能為人無患不
第矣其益自砥志脩名以自託士君子之林以無
墜先人之休光余覩人士以行義名天下而照來
茲者豈止盡世之通顯責人哉至貧常事亦余其
無以口体累兒子兒子其勉之矣及萬曆丁丑江

君與不佞同第進士夫人則又迂書京師戎之曰
兒嘗患不第今業已第矣顧余之所為若患者非
不第也若象主上恩且叨一官中外其有不矢
乃心後事而或二三其德以忝厥分者余且弗予
不佞幸得與同年之象從江君遊見其恂上雅入
行能率於卓不奕於程則既私心嚮慕及覲於太
夫人然後乃知江君之賢有自哉有自哉今年太
夫人壽六十不佞覲於太夫人之所為壽者以其
有德而賢有德而賢名在史氏壽且越千百紀即
百歲不為永年何言六十哉至兒子他日致位通
顯將藉天子之寵允以為太夫人榮此世俗之
語咸無取焉

出使錄序

嗟上陳將軍何其壯也陳將軍故書生嘗持文墨
議論即持文墨議論顧獨心慷慨喜竒節時上與
人談陰符黃石人竊姍咲之不信也世宗皇帝
時會海上多故日本內訌尋千戈不已當事者計
得深智亦有口如陸賈者緩頰折虜而難其人陳

將軍與蔣生者遂仗劍起使日本及說王直諸酋
立竒功海上而生實同首事而陳將軍功最高余
讀兩君出使錄則霍然心壯將軍夫東方大患不
煩操寸办咄嗟而解將軍豈非所謂天下竒男子
哉五石之瓠非不枵然大也而或濩落無用則奚
取於大矣余觀書生平居抵掌談天下事則氣蓋
一世而往也夫言無當即一旦出經營四方有不
為五石瓠者乎其老死文墨間者又何可勝道而
邊陲功名大都出材官武夫之手彼且輕書生為

徒空文無益是士之羞也嗟嗟陳將軍願獨非書

生耶抑余又慨當其時縉紳大夫不少曾無一人
慨然赴公家之急者而陳將軍獨起布衣出任馳
驅可不謂難哉嗟嗟將軍今老矣尚不得縮通侯
印而尤然領偏師從大將軍海上俯仰浮湛尺寸
不展將軍何數竒以方漢李將軍異世同慨矣將
軍嘗為余言余自起海上事戎行履危涉險奚翅
九死賴天子之靈幸保首領今余顛毛種何
能為而尤屈首出入人麾下不亦左乎余且營一

室歸老焉暇則挾弓矢射虎南山銷乃公雄心已
翕一日出之使錄屬余輯之余既輯之而又以數
語道將軍事將軍得無少快之於茲哉願將軍無
以快之為也

陳子有制彖叙

夫士頡頏世資抗手而譚青雲之業良不易哉余
觀古士射策上書迺羊豕起徒步而都卿相者非
必皆鴻鉅大人然其大較流覽百家鼓鑄群彙精
詣歎運霏屑而出之一也其寂下者蘓張言從衡

迺汝其當言立談世主之遮雄辯朗暘亦自斐然
計其胸中非徒萬古不能辨比於弄丸舞劍投壺
歟覆鄙夫曲士之技靡弗各臻其妙故古人無不
精之業也我高皇帝置令甲以制義登士士雖
鴻鉅大人非制義不登要以博綜經史諸家而出
之以闕達爾雅即以此覘其胸中典其他日之所
表見及其殺也士務華絕根勦一二陳言以取媚
時眼幸而遇合即文軒華裊意津津不啻得矣其
有好古博雅者則世恒目以為妖嗟哉乎夫士而

成文軒萃相爾已無所不可有如八而謀謨崑廊
出而經營四方講五帝三王之業即一二陳言安
用哉夫嘗試令今博士諸生顏行古蘓張諸君則
唾而太不知今蘓張見今博士諸生制義亦唾而
太也由此言之今之鴻鉅大人蓋不得與古鄙夫
曲士之業論精矣古人之業博極群藉而今才須
牘方寸爾古者談秬至皓首今垂髫擲管而輒登
缶者之場何相懸哉余益甚苦讀今制義如嚼蠟
每手一篇或不卒業罷矣天祗 皇德士興大

雅修文者往往舍枝葉而求本根士之博雅好古
者其始如電甲長神白日行市中見即錯愕交已
稍狎之不甚驚恠今則如蒲萄拘醬入中國有見
珍者矣士生斯豈其亦幸矣哉嗟哉乎士之登朝
寧徒為獵華要賚富哉固將斲尺寸而流竹素也
而乃徒以空文進而又卑之乎陳言是汨也丈夫
七尺之謂何何士之為和雲間自二陸先生而後
才士纒纒輩出迩豈號為極盛若陳生子有者諸
子白晷矣余自曩歲布衣耕東海田則雅聞雲間

諸文人才士名私用向往迺今以小吏後君子後
益視事之明日子有諸君輒見枉余為驩然把臂
再過子有出所為制彖問敘於余余得而卒業則
多平日所習見者沉雄高朗秀拔人群是博雅好
古之效也菰蘆中有人哉余不佞迺幸得竊觀大
國之風折節諸茂才異等而愜其平生雖登崑崙
後化人遊何足以云于是樂而為之叙

壽范太僕先生七十叙

夫析畦穡爵者靡識山林之味被裘拾穗者不結
人代之憂斯非不各適其適迺皆未免局於一隅
閔曠之士絀焉如必以箕潁谷口為英雄則伊筦
不齒于明智又以駟馬高蓋為奇杰則厓山洛水
之夫不列于人倫要以達權觀化視所遭矣世有
貧豪大人心執玄德神動天游進可伊筦退可箕
谷遇合則駟馬高蓋不遇合則厓山洛水夫是之
謂玄同則今太僕范中方先生其人也先生以妙
歲揚聲翱翔天路所至鴻烈旬隱如馳駛電方規
幸越絕時某尚童子未能執經以進於門下而數

後鄉之父兄長者聞先生高才卓識先生群東海
都人士而試之都人士出私議曰某也僞某也不
已而果然逮試于鎖闈出私議曰某也僞某也不
已而果然蓋無不符合者東海于是咸驚范先生
神智能得人而都人士賴先生以成名者無算又
宅心平而持憲肅也以故范先生之為智學使者
稱越絕師表云無何為大方嶽晉罔寺登於九列
涉歷榮華功名愈益茂焉而廼黑髮懸車歸上而
築嘯園老也夫由前觀之則灼上伊管之烈也由
後觀之則居然箕谷之孫也斯不亦閑曠士也與
哉不佞某以職事至雲間得數奉先生顏色先生
不以某不佞時肯投以瑤華之篇又引之邀於嘯
園觴咏為樂也蓋不知昔者阮嗣宗之登蘓門有
以異乎無以異乎今萬曆七年己卯嘉平月是為
先生七十生辰諸文學莫生廷韓整生欽之方生
象甫徐生孟孺郁生孟野單謂不佞知先生以叙
辱焉夫世俗之吏可以為文乎則班揚不足貴矣
壽谿谷先生五十序

歲高曆丁丑不佞隆舉於南宮昔同舉於南宮者
三百人而樵李馮君夢禎為舉首與不佞隆一見
語合結駟聯鑣兄弟之好有加焉蓋數過後余於
長安逆旅每君至余則閉門謝他客獨呼二三同
心相對坐茂盞乘涼風昔而劇譚雄办懸河倒峽
旬上吞雷電乎舌端時而為枯禪突然窸窣靈籟
不發天青日朗意境所到坐失千古不佞隆亦數
脫駟驟裘從黃公貫酒佐驩每秉燭至丙奩壯斗
垂於檐阿而西山低於几席輒起擊玉唾壺慨
不休或因以達曙矣馮君博雅慕古言則稱先王
典之譚六藉子史旁及裨官小說則禪上乎炙轂
而出之也所誤結深湛非竹書汲塚之罟蠶室間
文字不以辱墨卿孟堅亭伯而下勿論也為人高
擴玄虛守真味道余兩人嘗以志操相砥曰男子
隨地豈止析圭儗爵要以提德身玩自放遵大
曰之塗舍耿亮之素不媿兩間榮貴何為夫神龍
之所以盤迴重淵而翔翔太清者无欲故也脫令
有欲人即得而熱之是董父之所豢也以故吾兩

人屈長安未嘗騎馬衝汎懷一刺通豪貴人泊然
自潔云無何馮君以奉首故得留待詔金馬門而
不佞隆遂領穎上公然信使往來無問也某年而
移青浦青浦公携李一木也於是昔時使人賞書
往候其尊人谿谷先生廼君亦以予告東是為萬
曆七年己卯而谿谷先生適壽五十遶會逢昔稱
異數哉先是君遺書穎上曰子意不可一世而独
某得幸於子子以兄弟之好視某明年家君壽五
十秋七月實維生辰某將以是月獻一卮為家君
竝麗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視青漢因風而送鼻声
樂甚已復相携汎泖湖登湖上浮屠尋余立躡天
馬吊二陸祠忼慨興懷焉蓋流連三日而開之別
去加則留叁頭旬日余退食即相与揚扈風雅諷
咏先王不及於政加則得詩如于晉余詩与之畧
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所誤結更雄而神
王哉余与对壘逡巡畏之于是謀刺先生詩余与
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公集

由拳集卷之十三

書

讓柴仲初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語有之士有爭友則身不失令名今者僕將開口
 前數足下以罪願足下少聽之僕鄙人也天性拓
 落其於人禮數蓋未嘗數數然也然不敢以此事
 足下矣區區願為足下忠臣願足下少聽之管魏
 文侯與左右飲酒樂而天雨願業已與虞人期即

飲酒樂即天雨文侯無為矣也晉文公業與原人
有期即失信得原文公弗為也夫李布所以有轂
梁楚間者豈非以其不侵然諾為名高哉故信者
士之質也行之寶也自國君至匹夫弗可易矣僕
始謂足下信人也乃今知足下非信人也始足下
與僕期訪僕山中僕甚遲足下每晨起輒戒閭人
掃門庖人治具館人設榻昔時謂足下且來乃一
期不來則為再期而三而四五僕常坐齋中聽戶
外履轂則謂足下來矣而足下竟不果來僕所居

山中誠落莫夫遯空谷者聞登之然之音輒喜斯恒
物之大情也矧僕與足下交遊中號稱相知者哉
僕交諸大夫士后交不少矣顧歎拳拳足下若斯
斯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豈何如者丈夫處心有
如白日如其一諾即萬鍾若失千金可捐輕泰山
為一擲等六尺猶秋毫指幽閨於廣遠揭冥冥於
白晝弗可改也是以聶政抉面於嚴仲荊卿湛族
於燕丹延陵挂劍於丘墓伍相投金於瀨水豈非
貞士之楷模匹夫之耿介乎以此徵於足下足下

何居足下訪承山中相去三十里耳計暫往而返
腹猶果然者非有跋履山川之勞也管人纔一想
思千里命駕此其視足下何如哉足下即不憚王
趾無為空約不著何辱命焉而徒令僕朝夕引領
西望是足下以此美僕也僕即何肴於足下哉僕
日閉門下捷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杜面古帝
王讀六籍語孟則執弟子禮孔孟覽左國則折節
丘明三披史記浚書則長揖太史其他諸子僕日
與之晤对一堂劇譚千載僕即坐窮山中未六落
莫也足下何為挾城市傲我曩子居大江以壯僕
十至足下之門足下乃一再渡江是足下徒能坐
邀国士耳去三十里而遥即裹足退不敢前尚奚
論千里命駕哉僕自擁篲後海上諸君有辱投刺
先叩僕之門者有往而見答者有徒空言脩殷勤
而竟不一造其廬者僕於諸君固不數數然也乃
僕於人則又大異有見則喜不見則悄然以悲有
見則喜不見則不悲有亦無見亦無不見亦無喜
亦無悲此其大較也以此徵足下則其所謂拳、

足下者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宜何如者足下嘗
試思之汗菽藿下矣葉元牀於僕猶足下也疇昔
之約元牀寔與焉聿為我寄聲僕無狀不能佞足
下刺刺盡所欲言聿足下恕我

與李之文

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佞處鄉邦走江海交
天下士多矣大都市道紛如石交零落浮雲蒼狗
惝怳難憑豈惟小夫曲士即號稱一代碩人君子
始以才名取人推轂見賞乃不勉之以就萬世之

業而後以富貴相期或外為相知內存觀望或始
塵剪拂已改物心不佞疇昔虛名稍稍起彼都人
士謂駛駟千里無留行矣多樂與不佞交往往懷
刺及門執贄求見倒屣以迓王粲虛左而迎侯生
此時眈眈生光采一言俗羽翼誰不為不佞鮑子
哉不佞亦感恩銜遇折節委心豈貫白虹氣于天
日思湛族以報燕丹斬衣以酬智氏豈不盛哉既
而斬焉衰經讀禮山中一再試於有司有司救帚
棄之說劍談兵迄無左驗疇昔之把臂而稱相知

者一旦棄不佞如遺跡焉詩人託意於谷風孝標
著論於絕交有旨哉靜言思之可謂於邑不佞深
維平生知己不變者三人縉紳之望則有張大司
馬竹墟司馬骨肉之親則有之文之三人者金石
比堅芝蘭同臭識管仲於纍臣收孟明於囚帥真
可謂歲寒松柏幽谷陽春即使大海變為桑田黃
河掬為衣帶逝州西江白日東沉豈可移其志哉
之文頃與不佞居年益老成見益高昔時能賞子
文不佞每有所綴文亦反成輒索讀之讀之惟恐

其易盡也當其得意則拊掌狂叫擊節咨嗟懷拍
拍然也不佞文豈能當人意至是之文愛永過耳
然而莊生之惠施伯牙之于期于載而下當不令
兩人者歎稱相知矣坐是吾兩人者如蟹與馯虛
然必武不可以相忝不佞豈有所綴而之文不及
注目之文不樂也乃不佞亦不樂也每坐齋中屬
藁會之文不在即無竒思無佳句已而之文適至
即得竒思得佳句嗟嗟此何以哉夫物常珍於罕
得而賤於所有餘常喜於偶遭而歎於所習見斯

恒物之大情也夫珠玉之貴於瓦礫者以瓦礫多而珠玉寡藉令珠玉多於瓦礫人弗貴之矣鵠雛之貴於烏鳶者以烏鳶常有而鵠雛不常有也藉令鵠雛常有如烏鳶人弗貴之矣故漢武帝讀相如賦恨不得與此人同時而班固作漢書傳毅詆之為覆瓿連觀古今諒同斯揆矣乃之文獨何見哉而耽者鄙作臭味不殊譬如啜吸金莖飢食玉粒足下之好得無癖乎管楊惲為司馬子長之甥故其為文豪宕踈爽有子長風今不佞於子長無能為役而之文天姿秀發是不難為惲也他日以文章高視東海是在之文矣是在之文矣則不佞之兩拳拳於之文又豈獨以相知之故哉

報楊伯翼

讀足下江南曲真漢聲矣足下所謂盤空橫硬語豪書生哉昨與足下縱談千古於仲初樓中乃歸途不覺失聲曰楊大理乃有此兒足下方領先鋒旗鼓索戰詞場氣磊磊盛也僕則姑臺弓矢退舍避足下銳氣俟其氣稍安和然後與足下對壘耳

僕亦慕李山人甚足下有命明日當走大雪中赴
山人

又

咄咄楊生才何太奇也僕居江南則奇楊生乃公
居都下則又奇楊生甚居江南有楊生楊生稱奇
爾乃今居都下無有楊生即奇不又甚乎總四方
奇士來集闕下豈不多賢至求如伯翼者輒無有
何也僕襪線之才亦辱都下諸君謬見推轂謂屠
生才屠生惡乎才謂屠生猶亦令得見永伯翼當

何以去不大驚辟易走乎僕昔時對諸君口足下
不置大江以南寔為生色夫大江以南靈怪之所
盤鬱也惡得無有楊生即無有楊生何以大江為
足下近佐何狀足下搖筆海嶽輒鼓舞相摧余恐
波臣且訴足下上帝太橫哉僕居都下無狀日騎
馬懷刺出走道上出即勞苦不出即得過諸君歎
奈何萬里太舍其所適而從牛馬走中以為名高
顧安所名高且莫且及足下矣幸足下無姍笑豕
尊君而下安不汪長文入城不長文住山中附書

恐不能達不具亦冗不及具幸為我謝汪君

與賀伯闇

僕海以東鄙人也蓋未嘗知足下知足下以馮生
咄咄馮生奈何衰然絕多士而奔也彼主者顧安
所得雋始謂是適然亦洎讀其奏牘稍壘危乎標
竒而出之也洎又印其中則又多竒閱肆哉稱博
物君子矣禦兕港上寔生此人足吳越霸氣之餘
也泱泱大風哉僕謂之物遂窮構李之勝現止矣
乃馮生不自賢數數然為僕稱賀生不能休云僕

蹠躡之足亦天尺寸寸堂而得踞至如賀生八駿
者也以穉天子登遐而躡崑崙之上下眎大河不
承兩曠爾斯之謂神物若鄙人安所稱竒今天不
生賀生者鄙人則獸往矣僕殊不聞居無何馮生
出足下天一僕讀之卒業輒爽然目失也亦幾失
馮生何物小兒雄快若是不圖越之東鄙兩見夫
夫令此兩生並轡而駕中原將誰者前矣而且也
佐之鄙人鄙人即不佞無能為後令辱在偏裨猶
可領旗鼓冒矢石而獸當一隊天下士馮軾以觀

吾東海當不復窺吾東海位何狀是以鄙人始而
驚已復沾沾喜也書辭多高自稱譽是絕類東方
先生殊伉爽可喜稱西方聖人語可謂開士至口
津津中豔一舉首者何故夫一舉首何足為足下
道僕謂取之物譬若群兒之攫一搏黍之先而先
之後而後偶先得之偶後失之茲奚以馮也即亦
謂技有精與不壯夫奚取焉壯夫者方將上之乎
九天之下乎九地鼓鑄萬彙而翕蕩六合操鉅矣
細何為乎而足下云云也且馮生肩以此重天下
肩以此重馮生重馮生以此者衆庶之見也足下
之取此物縱送間亦足下佛也佛是無天地是無
天地盡是無萬物是無萬物盡安有天地萬物都
無而復有其一舉推斯以譚足下之於佛猶未乎
聞足下雅不善里中傖父此又何言彼隆隆起地
上者山嶽乎浩浩奔入紘者江海乎嶸嶸捧出而
燭下土者日月乎此其為竒怪亦大矣而世人不
驚則習見也夜光之珠以暗投入於道或按劍而
相視則不習見也彼佞邀小夫惡睹所謂鄙落非

白者集卷之二十三
常者哉今天下幸猶不乏魁壘之士士稍稍鵲起
奮臂大呼當必有千里響應者馮生且乘順風矣
信父當以馮生故而信足下足下何有於信父哉
足下正正奇奇無所不可而以奇服取託於昔誠
可為足下稱寃然此惡乎貶賀生下士聳道大嘆
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非虛語矣願足下自信無議
改玉也大丈夫知己恃有海內二三奇傑耳若此
曹幸置不問賀生以奇服擯於里中人而屠生未
嘗與有宿咎驩乃從數千里寄聲足下勞苦若平

生足下知非皮相矣假令賀生治治容飾繁聲而
奏諸時人之前音人必喜屠生則却而不前之二
者孰賢哉領足下自信方馮生衰然絕多士而奔
也聲名藉藉起都下都人士咸延頸頹涕一當馮
生獸鄙人以不知故猶然掉臂也馮生以鄙人掉
臂也私計謂心頤者萬人不直屠生一眄矣一日
僕方有狗馬疾杜門謝客馮生乃排闥直入視僕
僕乃據牀與語語意氣殊易馮生馮生乃稍稍吐
奇既而相與縱譚千古如倒囊而出物也僕則矍

然起曰吾幾失一馮生馮生寔已吾疾蓋自是始
為石交矣馮生竒士能知是下竒倘所謂臭味乎
彼悠悠者則又奚辱也僕入燕來思得一觀天下
竒士寥寥爾少當僕意者即如馮生指不能一二
屈而卓魄拓落之士往往散之四方無論西北即
如承東南蓋多竒傑人執一麾自雄里社間安得
張彌天之網頓八紘而掩之盡致闕下令鄙人不
大落莫也然居生亦行且以小吏交四方矣僕有
四方之役當得便道南將尋足下具區之上與足
下為十日飲酌酒波臣仰天大噉亦一快事幸足

無鑿坏逃我

與余君房

君房足下管者先生之馬首東也僕與二三知己
送之都門相眎不能出一語蓋頽情殊不懽豈惟
僕與二三知己即白日亦為足下黠淡無色矣足
下雅好竒服峻絕而深湛無論六合蓋直以千百
歲擅長者一第何有而令摧頽若亦可謂有天乎
僕居都下都人士無問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

無恙以彼其才魁天下當有餘而顧不第者何僕
輒為之歎歎慨歎即鑠闈而入者亦無問識不識
往往為僕言君房作何狀又復見落落君房者今
不知為誰異物當前易愕眙失主余其無落夫夫
為天下口實矣余又為之歎歎慨歎嗟嗟君房命
則云何他人一不得志即泯泯余而先生獨令天
下竊竊然口之不置且天下不中豔諸得志之士
或置喙焉而歎勞苦一不得志者夫此其效可睹
也夫士博一第典博天下識不識之人之勞苦斯

二者孰賢哉足下蓋可用此自慰矣然此皆他人
為足下云爾足下何所不可謂有所不可足下不
胡盧豕乎僕居都下無狀且無能為而又且無可
為晨起第騎馬出走往候諸公間諸公間即往候
門者率不人馳去即不往候又得過詰朝輒復然
日莫倦歸有亟命掘席臥余給事大司馬省中殊
無所事事與諸君雜坐一室中候大司馬升堂出
揖揖罷復入坐室中長日無以為驩諸君則嘈嘈
益浪媒語余旅進旅退如是而已此何以聞於是

下 主上慎選文學侍從之臣不佞隆不得典不
得典箕仲且然何論不佞不佞居海以東昔聞人
言君房箕仲兩君今居長安豈不多賢乃人言亦
未有出君房箕仲兩君者難之乎其為才矣足下
東還佐何狀秋冬間得就一官東尋足下湖上為
十日飲良足愉快而後日僕僕牛馬走中山靈咲
人哉田杼書來甚督過僕僕寔不佞以勤田杼幸
為永謝之人

與田杼

章君來得足下尺一具見款款之忠不佞自謂廊
落無他腸把樸直以遊於世譬如不繫之舟汎汎
澤中任其所之多故當前未嘗一經意想無論善
敗湧而為之何者為善何者為敗之善而善矣之
敗而敗矣日中所為至莫有命枕席沉沉臥介詰
朝復然苟無甚大利害即有甚大利害皆或都忘
之矣思慮為勞多愁則苦益心無思而且也不任
于思無愁而且也不任於愁不佞之心之混混沌
沌猶若未嘗剖判矣惟不樂行其心之所不忍以

是為自適不佞數奉教於君子其罔敢二三其德以取大戾足下所知也惟不能小廉曲謹以沽鄉曲之譽計生平所操務將疇為足以取名疇為足以敗名又都忌之矣又雅不善典昔浮湛憎喜自如轉喉觸忌黑白大明滅否太別當其得意口津津有味其言即直鈞在前曲鈞在後僕亦惡覩其然方言脫於口而其中已忘人方結念若鑄在金石而僕固已舍然久矣乃今今世不為不浚中務絲如毛多所鑿戾蹶而復書將遂議改玉而踈

畧成性迄不能懲熱羨而吹鑿嗟嗟夫人之心拓落無城府一至此可謂至愚極陋世奈何求多於愚人哉居都下勉為周慎作閉關人蓋畫地而守之三緘其口矣所通聞問惟我二三知己不敢令門者妄通一人以是城守庶幾免乎惟田井以為何如余寔不佞以勤田耒藥石之言敢蔑大惠

典沈長孺

都門一別至今猶懷惘惘然僕之典足下猶張弓乎僕引弱弓一發而盡至其敝也不能穿魯縞足

下開萬石之弓引滿不發發則穿七札飲羽伏馬
洞匈達腋百步之外無留行矣足下東佐何狀大
江之上大湖之濱事事適也僕今在牛馬走中風
塵作苦方落拓不第昔世人多勞苦屠生乃屠生
方載營抱魄此心自放於立壑間殊無顛顛可憐
之色及幸叨此一第居長安日負羈紲從諸君馳
道上頰仰人看捷將降心諧俗僕有不能昔而厚
目墨守已忽忘之矣將循故步而行動多瞋盪利
害之所鑄而憂懼之所併如行閣道下九折坂而
臨百丈之溪歎奈何無廩廩也又苦炊玉而然桂
長安信羨不可以久居矣足下無徒謂僕虛語旦
莫且及足下當有味余言哉秋冬倘得就一小吏
東尋足下山中把臂一笑亦大是快事家有老母
方資升斗為朝夕甘毳計且又苦無買山之資須
暫為吏隱然後惟所適尔急流勇退僕能為之譚
何太早所謂未卯而求昔夜者也足下許之否

典馮開之小牘八條

足下得楚詞不自私幸惠典僕共之僕便當為足

下邀西山落日一倚醉爾足下無日不過僕詰朝
就館試便杜門理舊業邪此足下家物何為自苦
疇咎足下云宦情太薄欲早尋僕西湖之上僕信
人也且先至湖濱俟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詰朝一會周元孚丁右武及楚瞿君梅君二人皆
豪士也蘄足下過同敘適造瞿君大似恂恂謹厚
其兒子亦美秀而文明日之會并邀其兒子才十
一二歲耳無論奇文即作字亦不凡英物哉夜來
作錦帳文又殊自喜起舞蓋愴怛如見物矣

早趨作祭伍君文稍自得意自取讀之令豕懷拍
拍然始傷乎悲哉已復稱達人語輒復大快矣得
意可知也夫之工不工匪不敢知亦一時奇興幸
足下急過賞也

坐過從足下甚善乃不韋遭傖父作灌仲孺使酒
罵座令人意邑邑不懽願安得典足下據胡牀譚
噱又安得長策揮俗客於門令吾兩人勿傷雅道
也嗟嗟人奈何能無此遭哉大史占僕疫來沅字
入度足下豈亦有是邪當騎過足下閉門下捷復

取一九泥封戶抵掌作嘉話何如來諭已悉拜命
之辱

午前自兵部引堂回正欲邀足下適天大雨大水
從街衢溢入室中至深三尺如泛家浮宅然弟有
據牀第耳以此不得如約第豈真蛟龍邪何為水
中居足下當採大筏急濟乘牀上州州

為陳卽作卷燭菡七絕寄意類深幸足下過讀之
今夕何夕客中多懷足下可乘晚涼來共坐嘉樹
軒觀天孫渡河僕當為長安七夕菡萏之也甚望

甚望

宿負奉償伍金如暫寄故府緩急或再有請須今
日預為地尔一笑屠長卿日乞米長安如此僕亦
者曩情後身邪

不佞南矣道出涿鹿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乎鉅
野千里回望宮闕迥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昔也氣
結臨風不能長語廿九日隆頓管勒狀無他言

上座主先生啓

青陽布令群芳含氣於木公白帝乘秋萬寶告成

於金母吐納靈潮屬神龍之變化酌量元氣在斗
桂之平衡大鳩鼓垂天之翼必借力於風雲入駿
騁逐電之蹄亦取資於銜轡都人士之意氣鳴張
寧逃主者子大夫之文章鵲起爾何能為彼鎖棘
闌而入實驅司命而來走造化於筆端片言寵辱
握星辰於掌上萬里升沉之玉之石一顧盼而已
今為龍為蛇不斯須而遂定揚之則昂藏於霄漢
抑之則淪落於泥塗似此鈎衡之司可忘水木之
自恭惟太宗師老先生東海鉅儒南宮清德石忱
秦望競秀於會稽玉簡金書探奇於禹穴碑枕蘭
亭墨妙右軍之筆波涵鏡水文馳賀監之轂甘泉
扈從賦擬凌雲天祿校讐星臨太乙暫違侍從之
班來况掄材之地自分蒼素口辯淄渑身登泰岱
望匹練於吳門劍落豐城指髮龍於牛斗象罔之
求玄珠太喫詬離朱之迹伯樂之相神馬觀存亡
滅沒之機九州土廣設天網以誅賢六幕塵清頓
入絃而掩雋謂梁棟竒材不見遺於寸朽是以垂
魚薄技得自奏於大方搜之汨沒起迹羊豕之間

出之風塵矣赴雲龍之會是太宗師裔大造於諸
生也雖甚盛德蔑以加諸何以報之如彼罔極爰
治具於庖人敬申燕喜用徼寵於執事聊叙雅懷
伏惟大君子不鄙夷諸生惠然臨况不勝允榮歡
忭之至

與沈君典諸子

一別足下遂作勞人東還內戒行李外接賓客終
日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太冬十一月初
四日始得奉老母涉頰又鞅掌可知也坐是久缺

脩問衆心殊勞頰故自小邑不謂又彫妝不可言
延城廣袤三里寨落數家一所鎮與縣官雜治軍
三倍於民城中所官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
所鎮家人至騎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瓦覆而崇
墉者問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僅僅七室草
屋涯垣菽風雨而已城外塊然荒土如掌大景於
何有惟枯楊數株霜雪玲瓏然如玉甃可為娛玩
蓋東折而入於壽州北折而入於賴州此蓋賴壽
間一村落東北亦賴壽二州治稍遠故別置一縣

治漢稱黃霸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
汝州非潁上也唐宋所稱潁川為歐蘇宦遊處者
即今潁州去潁上尚百數十里而遙益壯不近箕
潁東不近豪家淮泗而自為一村所謂塊然荒土
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羨矣史稱管仲潁上人今潁
上有管仲墩然攷管仲墓在山東舊誌所稱諛不
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死即葬山東爾然潁上舊
未有管子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貧
征求作苦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為汴泗孔道
車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蒞
任蒞任之日緋衣皂蓋逍遙乎須臾即衣故敝衣
出城馳數十里扶伏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
使人覓銷村落數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織嗇無
華足備饘粥近歲為大水蕩析民以縣聲又土燥
不宜秔稻蔬果重胥豆麥鷄豚四種鷄豚又味瘠
薄不可食不佞今下車禁鷄豚一無所市日麥飯
一匙而啖乾葫蘆官舍頽垣敗壁大風灌室號嘔
不止老母苦寒疲趺不佞手藝蘆葦細君進湯汁

土風誠然淳朴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
為諸君長安握掌之資不佞下車之日舊令舉公
燕燕不佞堂上盡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
龍鍾而皤然者為鄉老博士及故縣尉永州司馬
至有頂儒中而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佞南面
分席而坐堂上惟舊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所
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佞舉公燕酌舊令諸
君復來不佞方與舊令為交盤日夕不得休命從
人治酒賓館款客盡徹門者爐火遮燎佐客雖又

時時遣人謝過諸君至二鼓醉飽盡驩遂相與約
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而
去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謝過也不佞今遭人
無短長惟罄折而又善謝過疇謂屠長卿終骯髒
人哉然於行公法則不敢余矣此大都猶其小小
者其最不可為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許
先是去城垣猶稍遠歲遭大水壞垣水漸迫城下
今去城僅二尺許今年三月春水皆至或夏秋間
淫潦則城垣不復可保民其魚乎奚官之為也危

在旦夕方脩築河堤邑無一木一石取木石當於
壽州二百里外度支盈萬金邑中一無所出而日
奉上司之督責甚棘前官業已脫走今至不佞將
安所逃不佞雖日直焦勞最余小邑寨落數家計
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典土人多方區畫盡出縣
治之瓦石以羨倡百姓家僭一石諸艸屋泥垣又
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身希鞬典土
人同操釜鍤列在負擔日遶行百里而疲令人從
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百姓見不佞忠誠人人勸

也嗟乎疇昔擢管清言屠生令一至此哉不佞以
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太歲間閑抵家
又間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又走壽州走
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謁上官而歸遂興此
役迄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為風雪所侵蝕鬢
髮種種作枯松狀雙耳皴黑如木菌鼻促縮而善
涕眵方遮謁上官跣踏無奈涕何益不復曩昔白
晝楚楚屠生天乎其以豕為肯疲也誰令聽之故
人良苦始謂數字聊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

白華集 卷之十三 十三
魁旃先生努力霄漢

典孫太史

抵任兩月奉職亡狀惟勉強勤思治理不敢即妄
思官以賄賂一錢不敢入私囊思竅惰失職朝夕
兀兀至盡廢筆研思因囹積寃除重犯不敢濫囚
一夫又日問獄囚饑寒寃苦狀而燠休之有盜遣
徒道亡縣囚其婦幾二載饑病委頓冬月單衣救
盡者隆廉得其狀給典衣食亡徒感泣自縛來歸
蓋二年逃不得自來歸表而刑之不可則為請於

公道河未減先是民貧苦吏苛又苦征歛急則皆
亡去隆先撫字而後催科又盡去銖銚非正額秋
毫無取又審稽戶口田畝實數丁死亡盡者產歸
他人者地瘠薄者富橫隱漏者悉犁正之民稍稍
來歸告復業者今且委積車下日以百什計矣思
問閭隱痛不得上聳每出停車按轡聽受人言黃
稚滿車前後數人對簿務令人各盡言無說廼已
已即刑而有言亦輟令聽之聽之而無說廼已神
解未至務沉深而盡下情庶幾無寃思訟煩長刁

風務在息爭訟而講解即大事弗問講解縱舍者
什之人九麗法者多一二萬萬不得已爾其罹法
而可以理論者不敢盡法也有母告兒子不孝毆
母者召一二鄉父老會問隆反復諭以天性至情
語至移晷薄責兒子兒子號救母母前相持泣隆
泣鄉父老亦泣堂上下無弗泣者而後令鄉父老
領之去日教替之今以孝聞山西賈人持帛貨縣
中縣逋啻貨二百金以十餘家訟縣至隆前十餘
人都無券音如賈人言亡一人欺隆者隆感其美

悉放免無所拘繫聽其償賈人且謂賈此曹無庸
繫亡不償若所不償若者予則代償果出而盡償
賈亡一負者所出入人出者稱謝入者亦稱謝隆
不知所出心殊自喜惟終不能事上官作繞指柔
平日又如揭日月而行世人皆好煩苛而隆尚寬
大世人皆以斂先入者為賢而獨後催科諸所謂
民便者多不探上喜怒而徑移文上所罪有紀可
矜者隆多白免之有賣兒子贖罪者隆立釋之而
後以聞其所謂以德化民近迂濶又似矯俗為名

高其不賄又近好名不能媿阿取媚上官又似詆
 謾其勇於興軍又似見所長先是各州縣皆卑賴
 上賴上齊民多不關白本縣而赴塑他州縣他州
 縣亦不關白本縣而徑繫我民人公前官屈體詭
 隨弱踏自保至奸偽朋興乘機竊美魚肉元元擾
 豕四境隆悉取而法之鄰封不謂隆持法紀而以
 為好上人先是監司人至縣捉吏堂上械擊碎詈
 逐辱縣官隆在事一切呵止門外不得入入公文
 替府舍人過入據御史墓南面毆卒隆召而庭責

之其人謝過良久乃已由此言之下民即德隆隆
 無以託於世路矣雖然隆何求哉嗟嗟江淮以壯
 荒土千里人烟消踈沅移滿眼婦子不保監司雲
 列文移星馳簿書山積徵令急於絞繩汰吏猛於
 虺虎摧輸析於秋毫供應疾於湧泉言及拊循眾
 皆日咲共以為妖奈何官為故人知豕敢布腹心
 子當云何因風寄我河工告成矣不費官錢一文
 而萬金之役成不旬日黔首驩然父老咸謂非明
 府營三十年不成自古役以民力又以民財而無

怨聲者為難隆德薄無以致此此適徼天幸亦或
其民醇之效歟謝生者賴上人雖有文行以貢上
京師幸僭顏色不佞所以治賴上謝生或能道一
二矣會言天下大計不及相思

與張長公諸君

渡淮來吏事勞人風塵作苦一城斗大土瘠民貧
編戶十九里多流移人誅茅小結先是邑有所千
夫長百夫長耳膏田盡折入屯崇墉瓦屋為富人
居者多軍伍齊民艸屋斗粟外無長物俗織嗇而

節好訟善逃監司乘傳過邑見居人多瓦屋往謂
賴於河壯稍殷富歲增額征又多代他邑辦賦入
名為協濟民重不堪又介賴壽二大州間車徒供
億上典二州等當汴泗孔道冠蓋相望也一道賴
壽至下邑下邑何能望二大州易以得罪民又重
不堪隆世情故踈雅不間於吏事奉職無狀足下
試問隆何以治賴隆則焉置對矣願獨好黃霸寬
和惡覩寬理哉才智既不先人諸焚焚者率不更
練乃務浚湛而盡下情久之百姓稍安其拙東門

之役度支萬金矣隆以其款款之愚風百姓不煩
官錢一錢旬日而河工告成事此非可以智計取
則或其拙之效也故鼂鼂有聲厚自貶損令卑令
江北更復卑乘傳過者無論屬不屬咸罄折作進
叅不佞即進叅他即倅州大夫過無論屬不屬咸
扶伏郊迎不佞即扶伏郊迎千夫長百夫長及監
司役事皆得典令南面分席坐不佞即典南面分
席坐平生屠長卿勉為共謹太過政得典他人等
尔馮生書來云足下龍也能乘雲不能伏爪烏觀

龍哉龍則安能其此為尺蠖和嗟嗟予不負令而
令負予出典吏胥伍入漏下四五鼓猶手牘倦稍
隱几支離癱瘓體中日癯且舊業長置篋笥中携
圖書數卷渡江不復注目又何敢對客譚文章家
也遵巫馬戴星之途即奚暇自託於鳴琴之致哉
藉令入而鳴琴出遭官長娼罵致安在邪嗟嗟屠
生苦令令苦屠生憐哉造物窺井而自詫矣足下
栖遲海曲望之欲僊夜來夢坐流波館典足下把
殘盞殊自豪也諸公多蟲蟲作大丈夫氣奈何屠

生歎兒女子向人長袖善舞以此取憐羞諸公可
為長慨

典沈君典三晉

世人相別多作兒女子悲道上握手數行下蘇李
河梁之情何其愴也晉人有言黯然銷魂維別而
已足下殊不知居都下足下之於僕用情至矣歎
不用情於別沈箕仲馮開之周元孚孫以德二三
兄弟臨行握僕手惆悵欷歔邑邑不能出一語謂
僕且行至不忍復過僕故居追憶此肯天地為僕

二三兄弟慘然無色足下耻之歎奮起太不願烈
士悲心即不可謂二三兄弟非夫而足下方竟起
太不顧乃真有英雄之氣哉足下方落第時走九
邊觀營壘典隸兒戍卒臥沙塲之上可謂氣雄萬
夫又好結交海內豪傑重然諾敢意氣僕東歸典
諸故人談足下則莫不灑然以起此豈可以兒女
子仁望足下哉王上舍來浔老母壽敘不歎文字
高明通家兄弟之好具見款款向也吾見足下之
面乃今知足下之心矣僕自別足下東馳馳甚苦

始足下勸僕棄太史事作京兆博士甚力僕不從
乃今悔之足下故逆見僕今日矣自今而往所為
類上不善者何以謝足下僕滋愆矣足下居長安
與諸君子高步闊睥睨一世歎僕風塵下走面
有顰色心多俗腸命也如何答之達者虫臂鼠肝
無所不可僕安能以此置芥蒂胸中所以與足下道
此者明僕猶能知世情非僕至意也十一月初四
日離家之頻上奉老母及携細君以行行北漸寒
老母苦寒幸康疆無恙無塵故人小子何知何以
為吏令屠生吏是尸祝代庖人也足下用世之才
何以教之僕在下風敬竢嘉猷邸報知周元孚
上書一節可為吾道生色第以不見全疏為恨家
師劉見嵩先生亮已入京向託足下寄謝知不忘
此言

都門把臂春焉傷離嚴霜載零玄雲四馳天寒以
風白日為速僕也壯士能無破顏子惠好我為我
技涕事在昨日焱易歲乎思疇昔作吏行李戒途
子與箕仲元孚以德開之二三兄弟勞永良苦歎

留拳拳中夜徬徨相視永歎壯斗闌干同袍之情
可謂篤至僕不能從命也子歷天路我行畏途九
月去國十月渡淮仲冬始奉老母汝潁簿書山積
吏事川湧折腰而趨公府恆省以見上官扶伏道
左望塵遙拜屏息車下不敢出聲泥沙在衣風塵
掬面丈夫之氣摧頽盡矣且欲行寬大則牽於沒
文議息宥則苦於督責強項者為傲吏繞指者為
通人逢迎者為忠厚砥志者為沽名尚勢悍者為
幹敏行古道者為迂闊俯仰高厚常苦踟躕平居

邑邑黯乎不歡臨風念子中心若結謂足下奮翼
霄漢優遊清華方且立交戟之下侍承明之廬奏
凌雲之賦扈甘泉之駕僊僊乎虎觀石渠儼焉天
上而乃二月以告聞矣夫寵靈息澤人情所籍足
下當鶴起之穉遭龍變之會順風而呼乘峯振響
逍遙歲月公輔可立致也何為得意自苦居寵不
樂閉門下捷有如窮愁懷賈生之憂抱劉向之憤
脫羸宮貴榮華秋毫語云高臺悲風烈士悲心足
下不能脂膏突梯坐取尊官上充九族下媚妻子

此如皦日鬼神所知矣方足下不得志豈肯固嘗走
九邊臨大漠握將帥觀薛壘履黃沙之上臥霜月
之下歸而招置賓客結納豪傑家散千金日食萬
錢意氣於世無雙及衰然舉首晉登華秩頌反嘆
嘆温厚折節下人憐瞿子於困窮拔屠生於稠伍
一言稍合輒布腹心洞觀始終高朗粹白何者非
雄豪丈夫之致哉即彼榮華視於何有而能依阿
取憐坐獵高貴曩僕固知足下必有今日矣若神
龍可繫安名為神足下今狀元及第名在清班朝

而煙霄莫而林壑明星有爛卿雲在天四方誦羨
士林動色用匡 皇國允我同袍豈不雄快何必
旦夕公輔闔茸通顯然後為得意知故人相知以
賀不以言僕今辱在下忝事多牽制殊不快心而
猶躊躇一官眷戀五斗由足下言之奚翅腐鼠之
與鷓鴣哉足下今歸且高臥落敬亭之雲醉呼李
白誦澄江之句長揖玄暉僕且又視足下於天上
矣僕愿足下益自愛方今 聖明在上雲龍既遘
魚水自投無令泉石情深烟霞成癖何必巢許即

如姬孔不可謂非人豪謝毗青山終非卿家物也
東望故人大江間之再拜使者神與書往

屠隆拜書君典足下足下今歸矣何不樂矣身輕
如蟬翼而名重於九鼎足下以彼其才令小貶損
不數年可鴻漸台司不然歲食大官紆徐清華無
所不可豈其十年流落後數千里躡簪擔簪交点
師上書見稱為子大夫留直金馬居京師甫一歲
而飄飄然告歸豈人情哉海內寡廊之士謂沈郎
心慕雲壑志輕圭組譬如高鴻不受罟羅終絕四

海也玄暉李白携手同車矣夸毗之子又謂足下
英雄妙機權包絡寰宇鼓弄豪雋既已得清華之
班又趯然遠舉為名高雷動六合也取下者咄嗟
沈狀元寵靈天子披息澤不乘肯獵寺要路津上
報國恩下允九族以為交遊榮施歎何苦朝見天
子莫戒行李見彈求鴉炙未卯求肯疲也斯三者
咸遠於名實矣何足以知沈郎沈郎居交戟之下
為天子補袞職入直扈從奏詩賦揚大雅此豈不
亦華陽洞天閩風縣圃哉何必尋青山僊遊即子

房功成掉臂而後從赤松子余沈卽言何太早也夫足下以一歸為名高有如不歸沈卽之名寧卑乎鳴士鉅儒遭昔揚聲上可夔龍下猶不失歲星金馬卽榮名寧出山林枯槁下哉而汲汲以引决為名高也乘時登要踳津勉佐功名寧獨世人足下愿之矣憂時眷主感深哉獨邑邑誰語不得已而託獨往之迹廟堂不可聊之而山林斯足下之操也故曰一者咸遠於名實矣推斯以譚足下今雖歸青山暫與漁父伍不樂也雖然何不樂也足

下僊品者也進而漶漶乎卽玉堂金馬甘泉長揚亦洞天也退而漶漶乎卽天台金庭丹山赤水亦洞天也何不樂也計歸來乎山中陵陽白龍渠高頰鯉揮手而招足下斂髮狂歌聲出天地之外也獸余故人苦為令然爾故人亦有以自遣不以其所苦而易其所樂所居淮泗錢鏗伯陽蒙周入公咸在焉昔時夢寐神遊卽簿書旁午中奚而不灑灑也管人大隱多在下吏僕句漏令也丹砂不日且就就且遺子數丸也河上碑文辱見計今業已

劉碑事即示太人僕自製碑文一昔拜河工告成
申文一昔附覽楚天吳對無限相思儻能過豕賴
上乎日夜遲之隆白

